

第六回 聞經悟道

話說惠能於市賣柴，被兩個惡棍打得傷痕纍纍，疼痛難忍。他想吃力爬起來，這一用力，渾身傷痛加劇，頭暈目眩，昏倒在地。兩惡棍的拳腳太重了，把惠能打的軟肋都受了重傷。圍觀的人們急忙上前把他喚醒，扶起來。惠能伸手一摸懷中的那塊月餅，早已碎撒在地，拾不起來了，不由一陣心酸。他提起扁擔，搖搖晃晃朝家中走去。但說李氏夫人在家中左等右盼不見惠能回來，李氏夫人可有點擔心了。雖然說惠能善良、聰明，可是他畢竟是個年僅十三歲的孩子，集市人多，車馬很亂，山路崎嶇行走不便，是不是出什麼事了？李氏夫人想至此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她提心吊膽的站在門外，東張西望看著惠能，就見惠能打遠處搖搖晃晃走了回來，李氏一驚，急忙迎上前去：「能兒，你怎麼渾身傷痕纍纍，出什麼事了嗎？」惠能本不想告訴母親，可是自己回來得這麼晚，又傷痕纍纍，知道瞞也瞞不住，只好對母親說了實話。李氏一聽，痛苦萬分，一把把惠能抱在懷裡，聲淚俱下：

李氏她見此情景痛難忍

伸雙手抱住惠能淚淋淋

能兒你今天遭此厄運

真叫為娘我痛苦萬分

嬌兒你受苦娘心扎利刃

嬌兒你遭罪為娘更失魂

恨不能替兒把痛苦受盡

恨不能去找惡棍把命拼

嬌兒你忍痛快快把屋進

娘為你燒香去求觀世音

李氏夫人一看惠能傷痕纍纍，痛苦萬分：「能兒，都是娘無能，讓你吃了這麼多苦，你父若是知道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心。能兒，你快隨娘進屋，娘馬上燒香求觀世音菩薩保佑你傷痕別疼，早日痊癒。」多年來，李氏夫人簡直把觀世音菩薩當成惠能的保護傘了，為了惠能的幸福、平安，她可沒少拜求觀世音菩薩。惠能一看母親傷心難過，急忙相勸：「娘，您別難過，我沒事的，孩兒雖然挨了一頓打，受點皮肉之苦，可是我救了一條人命，那個老乞丐年老體弱，要再遭毒打必然沒命，孩兒年小結實，替他受些皮肉之苦也不算啥。娘，您別難過了。」

「能兒，你也真是的，娘也不反對你做善事，可是你怎麼能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吃這麼多苦，遭這麼大的罪？」「娘，人生在世誰能見死不救？我要是看著老乞丐被挨打而不去相救，我眼睜睜的看著他被打死，我會心不安，很痛苦的，那要比這皮肉之苦還要難忍。娘，這件事已經過去了，您不要難過了，今天那個不知名的小孩不也救了我嗎？」

「唉！能兒，你太善良了，你要知道那個小孩救你是因為他有功夫，哪像你，啥也不會還愣去救人，也不顧自己死活。以後可別再幹這傻事了，別讓娘再替你擔心了。快進屋坐下來，娘給你端飯去，你一天沒吃飯，都餓透了，你等著。」李氏夫人端來了飯菜放在桌上，惠能一天沒吃飯，都餓過時了，再加上傷痛難忍，早就沒有了食慾，可是他怕母親傷心難過，只好強迫自己勉強吃了一些。吃完了飯，李氏夫人見惠能傷勢嚴重，讓惠能早早休息，然後她自己來到家中設置的佛堂前燒香拜佛，求佛菩薩慈悲，保佑惠能早日痊癒。多虧惠能身體素質好，再加上鄉民們上山替他採來了山野藥

，內服外用，只半個月，惠能的傷就好了。

眼看家中要斷糧了，惠能非常著急，為了補上養傷這幾天的損失，他每天起早貪晚更加的勤奮。李氏夫人看在眼裡痛在心上，常常乞求佛菩薩保佑惠能平安順利，消除災禍。家中窮，沒有辦法不叫兒子挨累，只有求佛菩薩保佑了。惠能日復一日、月復一月的採樵售薪，每天除了採樵奉養老母之外，就是聽母親誦經，或者是一個人坐在院中苦思冥想著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。為什麼每個人的遭遇會大不一樣？有的榮華富貴，有的貧窮卑賤，有的身強體壯，有的百病纏身，有的心地良善，有的無惡不作。為什麼蛇吃青蛙，青蛙吃蟲，蟲吃螞蟻，總是如此的吃吃吃，弱肉強食，這到底為什麼？他思索著，參悟著，竟不知不覺會坐到深夜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到了龍朔元年辛酉歲，惠能已經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小伙子了。他不僅體魄強健，而且聰穎善悟，事母盡孝，這令李氏夫人十分的快慰。勤勞善良的惠能，每天仍是採樵售薪來奉養老母，這一日他打得兩捆乾柴，又挑到集市上去賣。眼看天近傍晚，也無人問津，惠能怕自己回家太晚，母親擔心，只好挑起了柴捆想往家中走去。可是他沒走幾步，忽聽身後有人問價：「賣柴的老弟，你這挑山柴多少錢一擔？」惠能一聽有人問價，急忙放下柴捆，回頭一看，見問話者是一個中年男子：「天色已晚，大哥要買，給八個銅錢就行了。」惠能賣柴從來不漫天要價，現在天近傍晚，他要價就更低了。可是這位買主還挺慷慨：「兄弟，你這挑山柴成色不錯，我也不虧待你，給你十個銅錢。我是福來客棧的掌櫃，叫金正發，我得麻煩你送到我的福來客棧，怎麼樣？」「可以！」惠能答應一聲，挑起柴捆，隨著金正發穿溝過港，拐彎抹角，就來到了福來客棧。

金正發讓惠能把柴捆放到廚下，然後取出十個銅錢付給惠能。

惠能謝過，他接過銅錢轉身往出走，可是他沒走幾步，忽聽客房內傳來朗朗的讀經之聲。側耳細聽，只覺得字字金石，似乎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從心靈深處源源湧出，並打開無量無邊的智慧寶藏，他不知不覺的迎著誦經之聲走去。他雖然常聽母親誦經，但從來沒聽過這樣似曾相識的經句。他站在窗前靜心息慮，至誠懇切的傾聽著，那句句禪語直透心性，字字聖言，啟開迷津。也是他善根成熟，智慧萌發，當他聽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兩句時，心頭一震，頭腦轟鳴，眼前彷彿畫亮一道巨大的閃電。猛然間身心俱忘，只覺得世間萬有，我人眾生，千門萬法，四大五蘊，盡歸虛空，一無可住。剎時間心地花開，靈源波湧，煩惱頓斷，妄想自滅，立時般若現前，以往追思的一切，俱皆明晰透澈。惠能今日豁然大悟，撥雲見月，頓開心慧，還證本來，達到了直見本性的境界，這就是後世禪宗的所謂「頓悟」。

諸位，很對不起，我雖然用了這麼多的名詞，也沒解釋出惠能那種直見本性的境界來，因為透過名詞來解釋這件事，那是很困難的。別說我沒有開悟，就是悟入這種境界的惠能，也難以用名相來解釋這件事情。因為透過名相，只能悟到相似的觀念，決不是真實究竟的義理。所以，此種境界只可意會，不可言談。可是書中涉及到這個情節，我不說幾句，心裡不舒服，總覺得沒法接續下文。只好玩弄口頭三昧，說了這麼一大堆的名詞，就好像一個瞎子在向世人描述世界是多麼的桃紅柳綠，空惹人發笑而已。

單說惠能聞經悟道，入於無住之妙境。突然，室內誦經之聲驟停，接著傳出一聲蒼老的問話：「窗外何人？是在聽老夫誦經嗎？」惠能一驚，這才從禪境中回到現實中來，注目一看，心中驚喜：

惠能他出禪境注目觀

見屋內走出來一老年

老人家年過半百身康健
二目有神腰不彎
鶴髮童顏面慈善
五綵長髯飄胸前
鼻直口方令人讚
舉止高雅非等閒
這老者滿面驚疑將惠能看
惠能他急忙施禮迎上近前

惠能一看這老者，急忙迎上前去：「老人家，晚輩賣柴來此，偶聽您誦經，心性頓開，以致忘境忘情，未能離去，敬請老人家恕罪。老人家，您剛才所誦的是什麼經？」老者一聽惠能說忘境忘情，心性頓開，他吃了一驚，不由得仔仔細細把惠能打量一遍。見惠能雖然是個衣著破舊的山野樵子，卻是器宇非凡，有一種超脫無為的氣質，絕非一般山野樵子可比。「年輕人，老朽剛才所誦的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也叫《金剛經》，是我三年前在黃梅東山禪寺請來的。此經是實相般若，無相為宗，無住為體，妙有為用。它義理微妙，可以開啟人們的大智慧，只是普通人很難懂得它的義理，你真能聽懂此經，領悟其義？」

「是的，此經就是令人悟理見性，那『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』兩句，就是既不著有，也不落無，實相無相，不取兩端，行於中道，離念即是真心，離相即是真相。」老者一聽惠能說出此經的義理，驚得目瞪口呆。「年輕人，請恕老朽愚痴眼拙，未識智者，真是慚愧！老朽誦經數年，也沒開發智慧，而你卻能一聞而悟，真是根器非凡，實令老朽欽羨。你的慧根如此深厚，為何不出家向道？」

。